

初到北大荒

1969年10月,我们一群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,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,告别了家乡和父母,满怀豪情地唱着建设边疆、保卫边疆的歌曲,踏上了屯垦戍边、保卫祖国的行列,从北京来到离家1500公里之外人烟稀少、滴水成冰的北大荒。

北大荒因其荒凉寒冷而闻名。10月的北京正是秋高气爽、层林尽染、美不胜收的季节,北大荒三天两夜的漫天飞雪让我们领略了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”的北国风光。

天放晴,一眼望去,广阔无垠的雪原一片白茫茫,太阳从地平线上缓慢升起。树上厚厚的积雪凹凸有形,仿佛人工把它雕成玉树琼枝,远望犹如梨

花盛开,枝条被雪裹住毛茸茸、银闪闪,风轻轻一吹,银屑便簌簌飘落,眼前出现了似烟似雾、如梦如幻的仙境。

早上5点钟的起床号划破了宁静的黎明,大家穿衣、洗漱、吃饭,一阵忙碌后,上了卡车、爬犁,去农田收玉米。这一年的雪来得早,玉米还没来得及收就被捂到地里。此时寒星还在闪烁,冷风穿透我们厚重的棉大衣,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少男少女,最大不过二十一二岁,最小才十五六岁,个个冻得发抖。

站在没膝盖的雪中,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我们3人一组,一个人用二尺钩把雪中的玉米穗刨出来,一人撑着麻袋,另一

人把玉米穗装入麻袋。帽檐上挂满了白霜,呵气凝成米粒般的冰珠挂在睫毛上,口罩早已湿透,冰凉地贴在脸上。

中午炊事员把包子送到地头,拿在手中已无热气,开水倒入碗里,片刻成了“冰镇矿泉水”,连冻带累一个上午,我们早已全身僵硬,手脚麻木了。

大家吃完饭,喝点“凉水”,身上似乎没有一点儿热乎气,重新戴上硬邦邦的口罩,接着干活。时间显得格外长,此刻我们一个心思,盼天黑收工,慢慢地,夕阳终于挨到了西方的地平线,我们在雪中浅一脚深一脚,磕磕绊绊走出地头,个个都是一副疲倦的样子,连扯动嘴唇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,双手

无力地相互搀扶着,两腿发软,看着随时要倒下的样子。

一天的艰苦劳动击垮了我,当初的信念动摇了,离家时的乐观精神荡然无存,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的口号喊起来容易,真做起来谈何容易啊!正在我胡思乱想之时,“老排长”大喊着“别落下人,赶紧上车”。“老排长”十几岁参加八路军,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,才四十来岁,皮肤黝黑粗糙,脸上布满皱纹,岁月的苍桑仿佛刻在脸上。瞬间,我体会到这些军垦老战士不怕吃苦受累,他们这种奉献精神不正是我身上缺少的吗?想到这里,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,和伙伴们快步爬上了车。
杨秀芸/文

给烈属送猪肉

上世纪60年代,在我家乡的小山村,进了腊月,就逐渐有了年味。家家户户开始打扫房间和庭院,在人们除旧迎新的忙碌中,不时传来谁家杀猪的嚎叫声和阵阵鞭炮声。过了腊月二十三,年味越来越浓:贴福字的,贴对联的,挂灯笼的……

我家刚刚宰完一头猪,在全家充满喜庆的气氛中,母亲张罗着准备给亲友邻居分送猪肉。父亲对母亲说:“咱吃水不忘打井人,过年不忘烈士恩,送猪肉要优先送给咱们村的两户烈属,是他们的亲人舍命换来

咱们今天的好日子呀。”母亲点头称是。父亲将猪身上最好的部位挥刀割下两块,每块有七八斤,装进篮子里,并嘱咐我:“将这两块猪肉分别送到村西的烈属丁家和后街的烈属马家。”

村西的烈士名叫丁长根,是丁家的长子,1947年参军,1948年编入华东野战军33团,同年12月5日,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。在徐州大会战中,为了围歼在沙河坝一带的敌军,丁长根带领全排冲在最前面。忽然,遇到对岸敌人的暗堡疯狂扫射,眼看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,他心急如焚,抱起炸药包就匍匐着向敌暗堡爬过去。为了缩短导火索燃烧时间,他果断将导火索剪去过半再点燃。在巨大的轰鸣中,敌暗堡被炸上了天。由于躲避不及,他本人壮烈牺牲。后街的烈士名叫马家驹,是马家最小的儿子,18岁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,1951年赴朝参战。在著名的铁源阻击战,马家驹所在的二营阵地上,全营350名指战员只剩下20人。当增援部队赶来将埋在土里的马家驹挖出时,发现

他早已停止了呼吸。怀着对烈士的崇敬之情,我挎着篮子为两户烈属去送猪肉。两户烈属的门前都挂有民政局敬送的“光荣烈属”的牌匾。当我登门为两户烈属送猪肉时,他们都很高兴,并按照习俗,不能让我空篮而归,丁家的姑姑送给我的是刚从树上摘下的黄澄澄的柿子,马家的奶奶送给我的是自家制作的粉条。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,但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韩克华/文

我读小学时,学校后面有条小河,每年冬天小河结了冰,河道就变成了冰道。那时,乡下孩子冬天没什么玩的,所以溜冰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。那时冬天很冷,但再冷也挡不住孩子的天性。放学后,我和小伙伴拿着溜冰板跑到小河上游,坐在溜冰板上,双腿朝前伸,身子往后仰,同学在后面一推,溜冰板沿着冰面由慢到快向下滑行,不断加快的速度给了我一种飞翔的感觉,耳边小伙伴的呐喊声此起彼伏。滑行中相互之间发生碰撞是避免不了的,但撞翻后人们都会大笑。滑冰滑累了,就在冰上玩陀螺,拿起鞭子猛地一甩,“啪”,冰面上响起一声脆响,紧接着小伙伴们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陀螺扔在冰面上,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“啪、啪、啪”陀螺在鞭子的抽动下一个个地旋转着,引起一片叫好声。如果有人甩鞭过猛,陀螺会一下飞出很远,如果跟着陀螺去追赶,不小心就会摔跟头,也常常会引起一片开心的笑声。每次在冰面上玩够了,棉衣棉裤棉鞋都湿了,回家免不了挨父母责骂,有时还会挨上几巴掌。但父母的责骂和巴掌阻止不了冰面对我们的诱惑,第二天放了学,我们还会去溜冰。
汪小弟/文

朝花夕拾

溜冰

我读小学时,学校后面有条小河,每年冬天小河结了冰,河道就变成了冰道。那时,乡下孩子冬天没什么玩的,所以溜冰就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。

那时冬天很冷,但再冷也挡不住孩子的天性。放学后,我和小伙伴拿着溜冰板跑到小河上游,坐在溜冰板上,双腿朝前伸,身子往后仰,同学在后面一推,溜冰板沿着冰面由慢到快向下滑行,不断加快的速度给了我一种飞翔的感觉,耳边小伙伴的呐喊声此起彼伏。滑行中相互之间发生碰撞是避免不了的,但撞翻后人们都会大笑。

滑冰滑累了,就在冰上玩陀螺,拿起鞭子猛地一甩,“啪”,冰面上响起一声脆响,紧接着小伙伴们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陀螺扔在冰面上,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“啪、啪、啪”陀螺在鞭子的抽动下一个个地旋转着,引起一片叫好声。如果有人甩鞭过猛,陀螺会一下飞出很远,如果跟着陀螺去追赶,不小心就会摔跟头,也常常会引起一片开心的笑声。

每次在冰面上玩够了,棉衣棉裤棉鞋都湿了,回家免不了挨父母责骂,有时还会挨上几巴掌。但父母的责骂和巴掌阻止不了冰面对我们的诱惑,第二天放了学,我们还会去溜冰。

汪小弟/文

图说往事

参观丰泽园留影

1988年5月,邯郸峰峰矿区商业局组织系统内各单位抓计划生育的同志,赴北京参观学习。期间,我们有幸参观了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故居丰泽园。



参观中,大家目睹了毛主席那

拍了这张合影,珍藏至今。图(中)为简陋而朴实的办公室兼宿舍,禁不

住热泪盈眶,没想到毛主席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,更激起了我们对老前辈的敬仰之情。在丰泽园门前,我们请摄影师帮忙
石贵生/文并供图

女友给我钩衬领

1969年11月,我被选送到辽宁铁岭地区师范学校学习。一贯节俭的父亲给我买了件4个兜的制服棉袄,穿在身上又合身又暖和。

临走的前两天晚上,女友杜桂凤来到我家,笑着递给我一包东西,说:“你看看,喜欢不?”我打开一看,是一条白衬领。不用问,是她一针针钩出来的。7月份,我在县里参加中学教师学习班时,她就给我钩了一个白色的牙具袋。那时,线和布要凭“线票”“布票”购买。钱不宽裕,“票”也极少,她一定是“磨”她母亲要来的。那年,她17岁,已经是生产队的“壮劳力”了,冬天不“猫冬”,而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。家里挑水等活计也大都由她承担。我很过意不去,那个牙具袋和这个衬领,都是她晚上在灯下一针一针钩出来的,得熬多少个夜晚啊!白天还要出工。我对她说:“以后不要再钩了。”她只是笑笑,说:“正好大伯给你买了棉袄,缝上

吧。”我点头:“好,我会缝。”她说:“我在这儿,我缝吧!”看着她细细密密、又快又好地缝上衬领,我更加感动,指着衬领悄悄说:“想你的时候,我就看看它……”她接过我的话:“别辜负了乡亲们的希望,‘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’!”

师范毕业后,我又把衬领缝到了别的衣服上。结婚后,她要给我再钩几条衬领,我说:“有这一条就够了!”因为衬领钩得密实,拆洗过数次,还一直如新。50多年过去了,那件衬领依旧还在。
杨福久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